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四

典禮

紹興至慶元臣僚論太祖東嚮之位

四祖廟附

國初倣前代之制立親廟四及仁宗祔廟太廟始備七世八室蓋祖宗共為一世故也治平末英宗祔廟乃祧禧祖熙寧初王介甫用章子平議復禧祖為太廟始祖而祧順祖司馬公韓持國諸近臣皆言太祖勦業當為廟之始祖介甫為上言本朝自禧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禧祖之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持國欲奉

祧主於西夾室介甫笑之伊川先生時方布衣之
為人言亦以介甫之學為是及神宗祔廟又祧
翼祖元符末哲宗祔廟輔臣李邦直議兄弟曰
及哲宗不自為世故無所祧崇寧初蔡京入相
復以哲宗為世當祧宣祖而宣祖乃祖
宗之所自出京意難之因議依唐制立九廟還
翼祖於是凡九世十室紹興初董令升為太常
少卿建議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
乞遵典禮止廟制遇祫享則太祖居東嚮之位
有侍從七日臺諫與禮官同議既而學官王普又請

萃古齋鈔本

依唐典禮故事藏祧主于天興殿趙忠簡主之六
年正月議于尚書省侍從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
中廖剛晏敦復王侯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
遠朱震任申先禮官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弼直皆
以為是未幾將作監丞趙渙面對又乞酌漢太公
立廟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四祖禘祫丞嘗並行
特祀上大以為然擢渙監察御史兼中書舍人
渙五月除而右諫議大夫趙需公時素與忠簡異
弁七月除論乃言上皇在遠宗廟之事未當專議事遂止
淳熙初渙之兄子粹中為吏部侍郎又伸前議請

為四祖別建一廟否則藏祧主于天興殿或藏于夾室遇祫享則設幄于夾室之前乃命禮官討論久之未上元年六月丙辰降旨其後尤延之丘宗卿等又繼言之先是欽宗祔廟已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紹熙末孝宗升祔趙子直當國用前議欲併祧僖宗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孫從之首上疏請止太祖東向之位議者皆以為可鄭惠叔尤主之朱文公在講筵獨見上論僖祖皇家始祖不當毀其廟上納焉文公議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

萃古齋鈔本

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為昭英宗為穆與真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為昭哲宗為穆徽宗為昭欽宗為穆高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共為一世自真宗以下至于孝宗凡九世十二室於是給舍樓大防陳君舉言未見朱某本議如何乞付出議狀子直不報遂祧二祖神主更立四祖殿于廟之西隅歲命禮官

薦獻焉文公時已得罪遺子直書曰相公以宗支
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折祖宗
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
休錫美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
為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文公以
為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不自劾不
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制待章再上詔次對之
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不許及光宗祔
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

太廟點寶事始

萃古齋鈔本

自休兵後太廟勅冊寶殿凡帝后冊寶洎郊廟金
玉禮器皆藏焉始特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
省閱文曆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
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曆點檢足備用印封
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二月己丑降旨慶元五年夏太常寺
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
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言坐獄死蓋故事冊寶
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盜去鑿而售之中乃鐵胎也
繇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以察官禮官中
官各一員檢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瑤爵玉瓚二事

絕佳人間所未見其它圭璧大抵多水漿色也冊
寶中惟昭慈聖寶皇后謚冊以象牙餘皆珉玉
又有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溫粹

欽廟配饗議

欽宗祔廟久未有功臣配饗蓋一時宰相六七人
皆有誤國之罪是以不克舉行也乾道五年冬當
祫祭其九月太常少卿林栗黃中言當時臣寮遭
值艱難莫救淪胥罕可稱述而以自徇國名節暴
著者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饗之科而事
竣非常難拘定制乞特詔侍待臺諫集議奏可黃

華古齋鈔本

中所陳蓋指李清卿若水也江聖錫時為吏部尚
書居侍從之首獨以為無可配饗者可罷集議右
侍郎官曾逮仲躬謂聖錫云昔元祐中神宗未
有配饗朝廷依例權掣二侍臣此可用也於是聖
錫奏欽宗所圖共政之臣皆未有能勝其任者
若應故事姑令備數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
勸有功誠如太常所言當時死事之臣非一今欲
令配享攷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舍尤不可以
輕易昔唐文宗武宗皆無配享功臣本朝一太祖
英宗既無御集亦不建閣蓋宗奉祖宗必審其

實必當於理不虛尚文飾不苟塞人情而已乞更
不集議上從之

高廟配饗議

洪景廬初建高廟配饗之議首援本朝故事
謂議當出於翰苑上亦嘗諭以文武欲各用兩
人景廬因即以呂趙韓張四人為請乞付侍從官
詳議從之十五年三月庚戌也後三日後官議上
時韓子文彥質權工部尚書以嫌不預議而兵部
尚書宇文子英為議首遂言四人皆有名績見稱
於世宜如明詔配享廟廷議者葛楚輔茶叔羽劉

華古齋鈔本

國瑞

字忘其

王誠之陳安行李猷之謝昌國吳子居

章德茂林黃中鄭惠叔皆無異議奏上報可其日

癸丑也是日議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當以張

趙兩公同配又謂張俊晚附秦檜力主和議誣殺

岳飛不宜在預享之列而詔旨已下莫敢有言後

三日丙辰秘書少監楊庭秀獨上書爭其事謂今

者建議之臣曰欺曰專曰私而已且列聖之廟有

九而廟之有配享者八癸配享之議者非一而出

于翰苑者止于三今舉其三以見例而不顧其餘

之不然非欺乎申之以聖翰之所及惟一已得以

定其議非專乎終之以止令侍從數人之附其議而廷臣皆不得預非私乎又議張公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立國基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若謂浚嘗相隆興則趙普嘗相神宗韓琦曾公亮嘗相英宗之廟也願酌李唐之制下博士禮官令與臺諫兩省侍從及在廷之臣雜議其事而陛下酌其中浚二日戊午輔臣進呈次上諭以臣僚言張浚有復辟之功卿等可檢照文冊詢訪事實上因

華古齋鈔本

言魏公兩敗事又昧于知人却是有意蓋上意猶未以庭秀之言為不可也而周王二相略無開陳但唯而罷浚十六日四月甲寅太常少卿尤延之等亦言祖宗典故既祔廟然後議配饗趙普曹彬之配食太祖乃定議于二十餘年之後惟王曾呂夷簡配食仁廟在山陵之前然亦必先降詔旨下兩制定議當用何人而王珪等始以曾夷簡姓名上之其不敢食卒如此今乃忽定于靈駕發引一日之前而不按典故不集眾論懼無以厭服其它勲臣子孫之心而消弭眾多之口乞俟祔

廟畢別擇日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及秘書省官
集議苟為不然則王安石蔡確之不合衆心雖定
於紹聖崇寧而卒改正於紹興今亦宜反覆熟議
以待論定奏入乃詔令未集議侍從兩省臺諫官
及太常寺秘書省依典禮詳議聞奏四月甲申也
未集議侍從係史部侍郎顏魯西省係起居郎胡
晉臣並奉使未回臺諫係殿中侍御史冷世光左
闕補薛叔似右拾遺許及之監察御史吳博古黃
謙太常寺係少卿尤袤丞黃黼博士張休仁簿沈
鑑秘書省係少監楊萬里丞謝修即鄧駟若作
即倪思黃唐佐即莫叔光正字衛涇凡十八人後

辛古齋鈔本

配享之議也有一定之論見于施行今再令詳議
六日庚寅復有旨定用四人更不詳議以臺諫言
則二三之論又將紛紜而起甲可乙否重惑朝聽
故也此乃冷光翌日辛卯上論大臣曰呂頤浩
等四人配饗正合公論楊萬里乃謂洪邁專與私
邁雖是輕率萬里未免浮薄上又曰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惟其先能靖共而後正直乃可貴耳於
是二人聞皆乞補外後十一日詔景廬以見官正
奉大夫知鎮江府庭秀以朝奉大夫知筠州五月
壬寅也其後孝宗祔廟議者復推陳魯公而魏公
終不得預蓋以富平淮西符離三敗之故而不
考曹彬岐溝之役其喪師虜國亦不下于富平與

符離今以一青掩其大德蓋景盧兄弟皆湯思退
舊客夙有憾于魏公故以復辟之勲歸之呂元直
也昔司馬溫公配食泰陵乃在四朝之後蓋公
議必以久而後定今姑私志其本末如此後有識
者可以覽觀焉

光廟配饗議

光宗既祔廟當議配饗而一朝三相中周益公留
衛公在其時皆嘗以學黨得罪故論者欲用葛文
定卿及黨禁解嘉定元年五月益公之子朝請大
夫新知筠州倫乞以其父配享廟廷詔兩制禮官

華古齋鈔本

詳議明年衛公之孫秘閣校理元剛復言其祖首
侍崇陵講讀後在相位始終六年而益公之相
總三閱月葛文定之相亦不踰年當以其祖配時
章茂獻權禮部尚書乃乞並用二公配享後亦不
果行焉蓋益公雖賢相而被罪于授受之初衛公
雖舊臣而去國于阽危之際是以論者有所不叶
也然前朝如富公司馬公皆嘗被罪于熙寧紹聖
之間而不害其配享則亦未可以此而致疑云
日食奏告當代鼓
淳熙丙申歲日食三月朔趙衛公為禮部尚書被

旨奏告太廟社稷周益公以兵部侍郎直學士院
祝文有代鼓用牲之語衛公引春秋傳言其設乞
令改正 上從之益公因求免不許蓋衛公奏章
之詞頗峻故也予以經考之救日之鼓周禮初不
云何日而夏書明以季秋月朔為言則春秋傳所
云非矣今有司之制定不代鼓實不用牲衛公乞
改從祝詞可也而反以春秋傳為據則非也明年
九月朔日食李文簡以春官貳卿被旨祭告太社
始奏復代鼓如政和新儀云

元豐至嘉定宣聖配饗議

萃古齋鈔本

自唐以前學校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後以
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至元豐間乃封孟子為
鄒國公與顏子並配而荀楊韓子列于從祀足以
補前世之未及矣蔡京得政乃封王介甫為舒王
與顏孟並而王雱在楊韓之次其後陳堂中諸公
但攻荆公坐象為僭而不知三代都禮大享先王
功臣皆與享焉則尸象必不立受今不論其學術
之乘戾而第以坐受人主之拜跪為逆理此學術
不醇之過也靖康間楊文靖公為諫議大夫首論
荆公不當配享降于從祀紹興六年冬張魏公獨

相始用陳公輔言禁臨川學明年春胡文定公以
祠官上疏乞追爵二程張邵四賢列于從祀不報
乾道五年春魏元履以布衣為太學後錄請去荆
公父子而以二程從祀陳正獻公為相難之淳熙
三年冬趙叔達粹中為吏部侍郎論王安石姦邪
乞削去從祀上為輔臣言安石前後毀譽不同
其文章亦不可掩時李仁父為禮部侍郎上與
共議欲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而黜王雱
仁父乞取光軾而併去安石父子上又欲升光
軾于堂仁父上章稱贊且言若親酌獻則暫遷其

華古齋鈔本

坐於侘所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議之密院上李
海依違其詞趙溫叔言仲淹自以功業名修當時
亦微有玷不若止用光軾而三省龔實之李秀叔
皆以為不可事遂不行久之但除臨川伯零畫象
而已四年六月嘉定三年仲貫甫為著作佐郎轉
對請追爵周二程張列于從祀未克行余謂四先
生從絕學于千載之後正人心明天理自游夏諸
賢有不能及其視馬鄭諸儒之功孰多雖以配享
可也然論道統之傳則當升曾子子思于堂上而
始列四先生及朱先生于從祀余老矣自念不及

與朝廷之議會有達者舉行之云

孟子廟配享從祀

自元豐以孟子為鄒國公配享先聖而鄒國公廟

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樂正子克配享

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

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河伯孟子仲新泰伯陳

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

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涇城伯高子泗水伯

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渡

江以後鄒魯隔絕而孟子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

萃古齋鈔本

多不及知故表出之

高宗四上尊號廷臣議論各有異同

壽皇初受禪近命臣集議上皇尊號之禮李仁

甫為禮部侍郎既與宰相陳長卿密定光堯壽聖

之號矣及省中聚議者多謂尊號起于開元罷

于元豐今不當復或謂光堯二字近於神堯汪聖

錫時為戶部侍郎謂人曰堯豈可光於是臺諫張

真父給舍金彥行以下十二人各具所見以聞而

不書議狀亦上諭以既已奏聞不容但已後五日

彥行以下遂悉書議狀聖錫尋出福州周子克時

為監察御史嘗自為議狀謂宜以太上德壽皇帝為稱然亦不果奏也乾道庚寅冬上以大禮慶成詔禮官兩省臺諫官集尚書省議加太上尊號時右相虞并父己自書憲天體道四字於幅紙議者書名而已禮官黃仲秉劉文潛欲用憲天性仁劉文儒欲用明天建極鄭仲一欲用崇道備德皆不用或謂躰道字乃上帝尊號并父云無妨已奏知矣太上欲得道字淳熙乙未秋詔以來春行慶壽禮乃議加性仁立德至誠無為八字而禮部侍郎趙溫叔謂無為二字與太上字相連頗

華古齋鈔本

涉語忌請改為明文煥武後又改作無為至誠又改作成文煥武議論凡再旬乃定用性仁立德無為全美八字龔寶之參政以下尚不以為然葉夢錫丞相主之眾莫能奪後兩月夢錫罷寔之召學士王季海直院周子充共議遂定為性仁誠德緯武經文乙巳冬再將行慶壽禮季海為相擬議久之第得紹業興統四字時眉人朱師古時敏為太常少卿季海與之厚師古將入省其子不棄謂之曰光武明、廟謨可用也師古以白季海于是增明謨盛烈四字焉

朱文公論三年服

高宗之喪 孝宗為三年服及 孝宗之喪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沙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為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見其

萃古齋鈔本

所引鄭志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乃知經文有所未備而待於傳注者如此因自識於本議之後云

北使宴見齋禁不用樂

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如在大祀齋禁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虜使來賀會慶節 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為禮部郎官建言漢唐

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
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
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度幾兩得
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
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
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薄自當悅
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唯
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為祭宸上壽乃使客
之禮固執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
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

萃古齋鈔本

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論使人再三不從
乃從今詔則於禮為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夷人
人而遂自為失禮以徇之也將子禮猶守前說陳
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即諭閣門行之陳公
退復為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
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
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意慮上
嘉納焉既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
用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內趙溫叔
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為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樂

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
諭溫叔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
知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更五奏來溫
叔復奏殿陛之上勿行酒使人決不能省會
萬一省會亦必不敢不順萬一不順臣添備員館
伴當乞直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
既散齋決不使樂若使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
就驛中館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馬或
謂前郊虜使之來極恭順上喜思以異禮待之
故葉魏二相皆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為

萃古齋鈔本

館職嘗移書政府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
議始去樂論者避之

乾道淳熙五大閱

孝宗留意武事隆興甲申仲夏三衛出戍大軍歸
司上欲幸候潮門外大教場勞之既卜吉日辛
丑矣會雨作而止乾道丙戌冬之甲子遂親閱武
于白石距城二十里前三日下令至日平旦自祥
曦殿戎服乘馬太子親王執政以下並從至大教
場進膳畢上獨與太子親王管軍知閣御帶環
衛官俱往白石上升將臺三司以次教閱陣隊射

親野戰次射獐鹿等於臺下上親臨觀大悅賜
殿帥王琪以下金銀梳有差三司使帥至梳領官各十兩金梳一射生

將佐使臣等七兩五兩銀梳有差

上還幄殿管軍進御酒大上

亦賜太子親王知閣管軍酒還憇大教場進晚膳
畢還內是日賜諸將金帶鞍馬以及士卒賞皆有
差戊子孟冬之甲辰上又幸茅灘按閱諸軍先十
餘日令殿前司相視浙江龍王堂北江畔以東平
衍之地築將臺馬先一日諸軍人馬全裝執色於
教場東列幕宿營又命忠毅軍統制蕭鶴巴二百
騎射獐鹿于赭山以俟進獻至日諸軍先赴茅灘

萃古齋鈔本

下方營殿前司摘諸軍馬步親隨一千人執戎器
環立將臺之後質明三衙管軍至將佐各介冑乘
馬導駕上戎服乘馬宰執近臣戎服以從護駕
馬軍八百人騎執槍旗弓矢軍器分前後奏隨軍
番鼓笛大樂至大場上與慶王恭王皆易金裝
甲乘馬宰執使相止任管軍知閣帶環衛官戎
服以從待從官免從駕上升臺少憇出幄殿帥王達
舉黃旗諸軍呼拜者三中軍鳴角馬步軍簇隊連
三鼓馬軍上馬步軍舉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鼓
敵旗應變方陣為備敵之形別高一鼓步軍四向

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鬪之勢別
高一鼓各歸地分五鼓舉黃旗變圓陣為自環內
固之形二鼓舉赤旗變銳陣諸軍魚貫斜列前列
後張馬衝敵之形二陣進止皆如方陣舉青旗變直陣收鼓
訖一金止重鼓三馬軍下馬步人植槍旗上大
悅犒賞倍之鳴角散簇隊放教諸軍呈大刀車砲
煙槍射生官所以護獐鹿獻上更衣宰執對御酒
五行降臺乘馬至車子院門下馬登樓召親王使
相至環衛官各賜酒立飲不坐二王進上酒還
至大教場應從駕官並戎服乘馬扈駕還內庚寅

萃古齋鈔本

季冬之戊申上復幸白石始議三司諸軍隨從
者萬二千四百人分二百四十八小隊殿前司之旗以黃馬
司以緋步司以白既而恐道隘止以馬軍五百騎
列于省北步軍千人伺於大教場餘千九百騎駐
於中道以俟扈衛上入御幄命軍士皆卓歇散
餘既閱武乃召宰執親王使相太尉管軍知閣御
帶環衛官於御座東席地散酒次登車子院樓宰
執亦預此其所以異也淳熙丁酉季冬之乙亥復
大閱殿步二司之軍于茅灘殿帥王友直舉黃旗
諸軍呼拜奏發嚴舉白旗變方陣舉黃旗變圓陣

舉皂旗變曲陣舉青旗變直陣舉緋旗變銳陣五
陣皆畢始令軍士下營散飯宣皇太子執政使相
管軍對御宴飯侍從修注官於御臺下幕次賜酒
食還入候潮門 上皇於都亭驛設簾幄以觀邀
上入幄中傳令宣喚管軍于簾前賜酒果飲各
一卮謝畢導駕還內乙巳仲冬之甲辰 上後講
故事大閱於龍山之教場管軍舉青旗變直陣鼓
音作分作六行舉白旗聚為四陣舉緋旗為二陣
舉皂旗為一陣繼又散為六行高一鼓變品字作
二陣自戊子以後凡犒士之費皆出於左藏南庫

萃古齋鈔本

戶部不與最後南庫已歸戶部宰相王季海猶以
故例請 上曰處分已定止令內庫支可也朕椿
積此錢初無它用是歲軍士犒賜凡用見鏹三十
六萬緡都城會子為之增貴焉

大樂局樂色名件

太常寺大樂局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應用大樂
名件凡三十四種歌色一也笛色二也埙色三也
篪色四也笙色五也簫色六也編鐘七也編磬八
也鐃九也特磬十也五色琴十一也瑟色十二
也祝敔十三也搏拊十四也晉鼓十五也建鼓十

六也鞀應鼓十七也雷鼓祀天十八也雷鼗鼓同

十九也靈鼓祭地二十也靈鼗鼓同二十一也露

鼓饗宗廟用二十二也露鼗鼓同二十三也雅鼓二十

四也相鼓二十五也單鼗鼓二十六也旌纛二十

七也金鉦二十八也金鐃二十九也單鐃三十也

雙鐃三十一也鏡鐃三十二也秦座三十三也麾

播三十四也此外又有景鐘者天子親祀上帝則

用之非祠官所常用

乾道不置教坊
孝宗性恭儉即位之初以欽宗梓宮未還未嘗

華古齋鈔本

用樂及乾道元年會慶節北使初來當大宴始下

臨安府募市人為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內司先兩

旬教習舊例用樂人三百人戲軍百人百禽鳴二

人小兒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人築毬軍三

十二人起立毬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

並臨安府差相撲等子二十一人御前忠上命罷小

兒及女童隊餘用之九月二十七日旨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四

萃古齋鈔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五

制作

寶璽

國朝南渡之後御府所藏玉寶凡十有一金寶三

玉寶一曰鎮國神寶承天福延萬二曰受命寶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此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四曰天

子信寶舉大兵五曰天子行寶封冊六曰皇帝之

寶答鄰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八曰皇帝行

寶降御劄此所謂八寶也皆高九曰大宋受命之

寶太祖十曰定命寶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十

乙集五

一

一曰大宋受中興之寶高宗金寶一曰皇帝欽崇

國祀之寶印香合二曰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門

三日書詔之寶印詔自秦以前上下通稱璽春秋

武子取卞璽書追而與之戰秦有天下始制天子

皇帝六璽自是惟諸侯王得稱之唐武后長壽二

年改璽為寶以璽音近天寶十載又合受命傳國

為八寶八寶之稱自此始矣唐末喪亂八寶或亡

或失周廣順中始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

皇帝神寶 太祖革命傳其二寶至 太宗又別

製承天受命之寶寶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

華古齋鈔本

以金盤龍紐檢高七寸廣自是遂為定制鎮國神

寶者 仁宗皇祐五年七月所作也篆如其名宰

龐籍受命寶者 哲宗元符元年五月所受也其

文相傳以為秦璽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

四寸衛宏曰秦以前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

本卞和所獻之璞蘭相如詭奪者是也余嘗以禮

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

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授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

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

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

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

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

壽昌本書與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寔甚誤矣

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祗死其臣將幹求援於謝

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辨之亦不云秦璽也

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

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康求救于郗

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候景既死北齊

幸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此指為

秦璽後早江南知其非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

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

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

此指為真璽遂以字文周所傳神璽為非是識者

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開運之

此深刻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

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

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有德者昌

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

重貴以璽上之云先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

秦璽之亡則已久矣紹聖三年冬成陽民段義者

斲地得璽以獻學士承旨蔡京言于朝曰此秦璽

也遂以五月朔大朝會受寶之禮昉乎此矣徽

宗崇寧五年有獻玉印方寸者其文曰承天福延

萬億永無極大觀元年既得美玉良工遂黜皇祐

鎮國元符受命二寶不用命工更刻而以九字為

神寶之文合天子皇帝六寶為八寶以二年正月

萃古齋鈔本

元日受之政和七年復得美玉大將九寸乃作定命寶命蔡京撰十六字為文謂之九寶以八年正月元日受之又有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葬定陵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參知政事王曾書天聖元年為火所燔又制焉參知政事陳堯佐書後從葬昭陵學士范鎮禮官王珪言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而弗聽也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參知政事歐陽修書神宗哲宗皆循此制哲宗寶門下侍即章亨書靖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

華古齋鈔本

寶居其二焉其一則徽宗元符三年所制也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逮紹興十六年再郊始備八寶不復作矣大宋受命之寶者建隆開基所創也史冊不載圍城中副留守邵博取而藏之張拜昌遣使奉迎大元師於山東因以為獻定命寶者宣和內禪藏龍德宮虜人不知之故弗取受命中興寶者高宗紹興元年所作也玉甚美視定命寶猶大半分金寶三皆建炎二年秋所作

總論應天至統天十四曆

黃帝至周世宗三十六曆沿革附

自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堯曆
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至于夏商
周之世咸正歷紀迄三代之末歷凡七變漢興襲
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歷于六曆踈濶中最為
微近而晦朔弦望滿虧多非是孝武元封間乃命
唐都洛下閎之徒造八十一分曆名曰太初其法
以律起晦朔弦望皆密至孝成時劉歆究其微妙
作三統曆以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
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逮後漢時曆復踈濶乃命
日官造四分曆以九道法候弦望始無差忒至孝

萃古齋鈔本

靈時劉洪考古今曆乃悟四分於天踈濶皆斗分
太多之故遂又作乾象曆方之前法轉為精密蓋
漢四百年間曆凡四變自魏晉迄隋又有十五變
高祖革命始命傳仁均為戊寅元曆太宗又命
李淳風為麟德甲子曆元宗以推日食不效又命
一行為開元大衍曆肅宗改至德曆代宗改寶應
五紀曆德宗改建中止元曆憲宗改元和觀象曆
穆宗改長慶宣明曆昭宗改景德崇元曆蓋唐三
百年曆凡八變自漢以降雖沿革不同然其法大
抵皆布筭積分上求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

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
為曆始識者謂太初曆法號為最密用攷今之氣
朔則已差數日矣其間有所長者如劉洪首著日
行遲月行疾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晉虞喜始悟
日行一歲之中有不匝周天之數而歲差積久漸
退失度姜岌步月食之衝知日行之度遂正躔紀
宋何承天攷正日晷知南至之端又用強弱率以
配日法以求朔策之餘分乃合簡易之要北齊張
子正以圖儀揆天測知五星有入氣盈縮之差傳
仁均以合朔定月之大小不過連三則日月之食

華古齋鈔本

常在朔望李淳風謂前曆日分度分參差不齊立
演撰法使一術以齊之一行立九服晷漏之術隨
所在而求合焉徐昇創氣刻二差定日之分稍驗
各成一家法後代述之者互有損益漸加精密自
五代之調元次及欽天而曆法始弊調元作于馬
重績施於晋代其法不復推古上元冬至七曜之
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
為氣首蓋倣曹士為小曆之舊失之矣欽天作於
王朴施於周世宗時而朴昧乎前人簡易之要求
之不合運於朔分之下橫立小分而謂之秒說者

謂前代諸曆朔餘未有秒者若朔餘可以用秒則
可隨意而加減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是時民
間又有所謂萬分曆者明曆之士往々鄙之太祖
皇帝建隆二年始命王處訥造應天曆處訥乃用
一萬二分爲日法蓋用萬分增二得強率二百有一得弱
率九百二十六乘強率以九乘弱率併二者得五
千三百七爲朔策之餘分則強弱適中合簡易之
要自然無秒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初以應天曆
置閏有差曆官吳昭素造曆賜名乾元朔餘太強
施用未久朔望復差 真宗皇帝命史序造曆賜

華古齋鈔本

名儀天 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命宋行古造曆賜
名崇天及推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曆乃後天二
刻遂命周琮更造新曆琮測景驗氣始知前曆氣
常後天半日改而正之 英宗皇帝朝曆成賜名
朝天琮於朔望餘分特晚數刻欲合嘉祐八年十
月望月食及推熙寧元年正旦日食曆乃後天數
刻後與崇天合遂再用崇天頒朔 神宗皇帝命
衛朴造曆賜名奉天沈括存中時提舉司天監以
謂朴能正崇天之失而不知周琮正之在前矣
哲宗皇帝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

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曆賜名觀天 徽宗皇帝
朝有司以觀天推崇寧二年十一月朔為丙子頒
曆之後始悟其朔當進而失進遂造占天曆改十
一月朔丁丑而再頒曆焉既而曆官言占天成於
私家不經考驗不可施用乃命姚舜輔等復造新
曆視崇天減六十七刻半始與天道相合曆成賜
名紀元自大觀元年頒用以紀元推紹興五年正
旦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時常州布衣陳得一獨
建言定食八分半虧在巳初是日果如得一所定
高宗皇帝乃命得一造曆秘書少監朱震子發

萃古齋鈔本

監視曆成賜名統元自紹興六年頒用凡十五年
而後有司守之不專暗用紀元之法推步而用統
元之名頒曆乾道二年夏日官以紀元推丁亥十
一月朔為甲子欲刊刻間有武節郎裴伯壽者詣
禮部及都省具陳統元曆法推是朔當進作乙丑
於是依統元曆法改而正之會進士劉孝榮言見
行曆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乞造新曆孝
榮自謂已有曆不半年而可修進伯壽獨以謂凡
造曆必先立表測景驗氣然後作曆庶可精密不
在於速成而判太史局吳澤不達造曆立表之法

妄言銅表難成木表易壞蓋欲黨附孝榮僥求造曆以覲一時之爵賞固執以難成而沮抑之也其年九月乙卯遂命禮部侍郎周執羔表卿提領改造新曆表卿亦謂立表驗氣之說徑涉歲月由是不行孝榮乃做萬分曆分作三萬分以爲日法命之曰御覽七曜細行曆上之且預定丁亥歲四月朔日食一分如不驗甘俟朝典太史局亦謂當食二分伯壽皆以爲不然既而定其九日晴明而日不食孝榮又定是歲八月望食月六分半候之止及五分又定戊子歲二月望月食九分以上出地

萃古齋鈔本

其光後滿係大內二更五點而伯壽以爲是月之食當既生光在戌初二刻後滿在戌正三刻

係大內二

更二點

後伯壽所言皆驗孝榮始論見行歷交食先

天六刻及考驗孝榮所定月食光滿乃後天四刻單行可爲侍御史因請取二曆所定日月五星躔度其說異同者俟其可驗之時以渾象測之察何曆爲近而取其屢中考以定新曆十一月壬辰詔國子司業權禮部侍郎程大昌泰之監察御史張敦實往太史局監視考驗而紀元及孝榮二曆各有差者行可又乞自同泰之考驗四年三月庚申

許之既而二人言以統元紀元及新曆對測星度
四事親曆全密者三稍密者一舊曆皆踈李仁父
時為禮部郎官從後與行可同往測驗此事而新
曆稍密者五踈者二其四月癸丑先命太史局將
舊曆參照行使五月庚辰遂詔施用新曆仍以乾
道為名時孝榮已為保章正同知美造矣而仁父
復論曆久必差自改當作但近被旨監視適逢新
曆太陰熒惑兩事之差恐將來成書差者必多乞
益募能者熟復討論補治新曆六月己丑諸路
搜訪精通曆法之人具名申省未幾有福州阮興

萃古齋鈔本

祖者言新曆七卷篇、差繆

唐志開元十二年測

夏至午中晷在表南三寸三分劉孝榮新曆美在
表北七寸其鐵勒測冬至午中晷長一丈九尺二
寸六分劉孝榮新曆美長一丈四尺九寸二分
其差繆類此同判太史局荆大

殷不以白部擅補與祖為局生新曆之成也大殷
與孝榮共為之至是乃言其法多差遂命大殷別
演一法與孝榮比較五年春正月比較二法各有
踈繆曆美官蓋堯臣等乃自又演一法上之四月
己丑遂命孝榮大殷伯壽各具五月以後至歲終
月星躔度申御史臺令見測驗官占考六年九月
戊戌有成都府進士賈俊者上曆法九議詔給五

人衛官券館于臨安府學九年五月甲寅日官言
未年十二月紀元乾道曆係小盡則正月朔在癸
未崇天統元曆係大盡則正月朔在甲申是謂疑
朔詔曆官着詳指定而荆大教者謂乾道曆定今
年五月日食在午初一刻今測驗得在午時五刻
半以此推之則乙未年正月之朔已過甲申日四
百五十分合作大盡從之淳熙三年三月己巳判
局李從宗等又撰新曆七卷進呈 上謂輔臣曰
自古以來曆未有不差者况近世此法不專士大
夫無習之者求之草澤又難得其人新曆比舊所

華古齋鈔本

謂彼善于此不須別命名可以淳熙曆為名五年
曆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頒曆矣而北使來賀生辰
者乃以為己丑晦實小盡也於是會慶節差一日
樞密院檢詳文字丘宗卿接伴調護久之虜人
乃肯用正節日 上壽蓋荆大教妄改甲午年十
二月為大盡故後天一日也十二年九月辛卯成
忠郎楊忠輔言淳熙曆因陋就簡苟且附會天道
不合自戊戌以來朔差者八年今歲九月望月食
當在晝而淳熙曆法當在夜以此辨之是非可決
兼同臨安地形準之之月起虧時日光已盛必不

見食而日官言所推在卯初三刻係大內攢點止
九刻後乃命禮部侍郎顏師魯魯子視驗會雲色
遮蔽而止十三年三月丁酉右諫議大夫蔣從周
世修奏民間有知星曆者乞特加試用仍選差提
領官以重其事如祖宗之制上曰朝士知星
曆者必少不必差官專領乃詔諸路有通曉天文
曆美之人令所在州保明以聞八月丁丑布衣皇
甫從明等言今歲九月望以淳熙曆推之當在九
月十七日寔曆弊也太史乃注望於十六日之下
狗私遷就以掩其過乞以今年八月望日太陰虧

華古齋鈔本

食及晦日月見東方二事定驗疎密詔魯子世修
同視既而曆官劉孝榮所定月食差一點從明等
差二點楊忠輔差三點乃罷遣之十四年四月癸
酉國學士會稽石萬又請考正曆法之差且言去
歲測驗太陰虧食之時蓋大內更點乍疾乍徐隨
景走美以肆欺弊因上所著五星再聚曆乞與
日官比較詔後省看詳聞奏從明等言淳熙曆立
法乖疎必假遷就五星再聚曆乃用一萬三千五
百為日法蓋竊取唐末崇元舊曆而婉其名耳皆
未可用乞改造大曆詔後省同禮部秘書省看詳

六月辛未朔給事中王信誠之奏乞令劉孝榮皇
甫繼明石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曆詳加測驗取其
無差者十二月丙子繼明萬新曆成與淳熙曆差
二朔萬等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
見而見為驗 上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
乃命禮部侍郎尤袤延之秘書丞朱伯壽之瑞監
視十五年六月二日丁卯尤以疾告改命吏部侍
郎章森德茂同往是夜月光明盛十月二十九日
壬戌晦延之往視晨前月見東方十一月七日庚
午進呈周丞相言萬^等以為月體尚存一分則不

華古齋鈔本

應小盡 上日十一月朔在申時所以二十九日
早尚存月體耳十六年十一月壬午承節即趙渙
復言新曆今歲冬至後天一辰詔禮部侍郎李燾
獻之著作即鄧駟千里秘書丞黃艾伯耆校書郎
王叔簡恭父同驗視紹熙元年八月庚戌遂命同
判局劉孝榮改造新曆孝榮乞與吳澤荆大猷同
造二年正月甲寅曆成詔以會元為名四年十二
月甲午朔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
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
日蓋陳得^一劉孝榮所造四曆皆未嘗測影止是

寫擬分数所以後天乞將修內司所掌銅表圭面
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時雖朝廷多事未暇治曆
而忠輔渙則已為日官矣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
月食於晝而草澤言食于夜驗視如草澤言有旨
改作仍命秘書省正字馮履叔常參定五年五月
壬辰朔曆成賜名統天至今用之蓋自建隆迄慶
元二百五十年之間曆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曆
凡五十變矣而知曆者謂統天新曆尤後踈繆昔
洛下閎太初曆成自言八百年當差一度其後未
及八十年固已差一度矣李淳風亦曰一氣差三

華古齋鈔本

度九日差一刻又曰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月自
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一行亦曰劉洪曆四十五
年差一度梁武帝曆百八十六年差一度以前人
曆術之精猶不免此况賤工之草創者乎大抵唐
末以後律曆之法不傳士大夫無所從受而星翁
曆人類多鄙淺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學也近世蔡
元定季通號為知數而亦未嘗見於用余嘗考易
之象曰澤中有大草君子以治歷明時革者變也
治而明之則非但因其已成而無所事乎損益也
故記其本末如此以待能者攷焉

炎興以來勅局廢置

律令者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有之歷代相傳皆以律書為本至周世宗始謂之刑統國初因之其刪修但屬大理寺逮天聖編勅始有詳定編勅所別命官領之熙寧以後詔修一司勅令則又以編修諸司勅式所為名元祐改熙豐之法則又以重修勅令所為名自後迄政和不改政和元年冬始頒海行勅令十二月十七日靖康元年又更修焉其秋議者乃乞用元豐嘉祐之間以俟新書之成九月十三日丙子其冬又詔祿令用嘉祐斷刑依元豐十月十四日丁未

萃古齋鈔本

建炎元年夏因滁州推官趙伯摠有言復詔政和

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四月二十三日亥三年夏

復辟赦書修復仁宗故事遵用嘉祐條法四月八日

乙卯刑部侍郎商守拙因乞以嘉祐政和二勅相照

賞典並從重條約並從寬許之四年夏詔勅令所

將嘉祐政和條制對修成書大理卿兼同詳定一

司勅令王衣乃乞召人言編勅利害仍以詳定重

修勅令所為名令寺官局官同共對修六月初七日丁丑

後三日始命宰臣范宗尹提舉重修勅令參知政

事張守同提舉其秋言者乞令省部百司吏人將

所省記條制攢類成冊聞奏八月辛未朔至紹興元年

秋守等始以紹興重修勅令格式及申明看詳等

摠七百六十卷上之八月四日戊辰自是迄于三十年之

秋勅局所修之書又一千八百六十三卷紹興三年九月

朱勝非等上吏部勅令格式等一百八十八卷卷冊八年

六月趙鼎等上諸班直諸軍轉員勅令格式十三卷又

上親從親事官轉員勅令格式七卷十月奏檜等

上祿秩勅令格式三十一卷二卷又上三省令格式二卷檜等

密院令格式二卷六曹寺監通用令一卷一卷以上太常宗正

大理寺通用令一卷右治獄令一卷以上勅令格式

明共十七卷二卷十年十月上在京通用勅令格式

六十七卷又上寺監通用勅令格式十卷軍務通用

勅令格式八卷六曹寺監通用勅令格式十卷軍務通用

曹寺監庫務通用勅令二卷寺監務通用勅令二卷

勅令格式又上太學勅令格式十四卷武學律學

武又申明四卷又上小學勅令格式二卷監學申明

勅令格式各十卷小學勅令格式二卷監學申明

等八卷共五十四卷十一月九年六月上吏部續降

申明等共五十四卷十一月九年六月上吏部續降

并別編共四百三十五卷十一月九年六月上吏部續降

法勅令格式續降等共一百五十五卷又上茶法

寬恤詔令二百卷二十七年十一月五年九月上紹興

上直舉勅令格式十項共四十五卷又上釐正省

曹寺監內外諸司等法四卷申明等八年八月陳康

伯等上參附吏部勅令格式申明等七年八月陳康

十二卷又上刑名疑難斷例二十一卷通海行

法為二千六百二十卷有奇論者以為官吏猥多

賞費亦溢三十一年遂罷之檢尋月未獲三十二年夏

有旨哀集上皇聖政吏部侍郎徐度乞復置勅

華古齋鈔本

令所從之六月二十乾道四年冬秘書少監兼權

刑部侍郎汪大猷言建炎後續旨幾二萬條前後

殊不合請刪修為書俾吏不得肆詔可之十一月十八

乃以重修勅令所為名六年冬又以詳定一

司勅令所為名十一月十日置提舉官二屬宰相同

提舉一以屬執政詳定一從官為之刪定官五視

曩時官減三之一史胥徒減三之二自乾道以後

新修之書又為三千一百二十有五卷乾道二年

侍郎方滋上特旨新例七十卷六年八月虞九

文等上乾道勅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九年

二月梁克家等上三省樞密院勅令格式四項共

一百四十卷看詳意義五百卷淳熙二年十二月

華古齋鈔本

月纂茂良等上吏部七司法三百卷三年三月

上吏部條法四十卷四年五月十一日淳熙新編特

旨新例四百二十卷十一月十一日李彥穎等

上淳熙重修勅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六年

七月趙雄等上一州一路酬貴法四項共二百二

十三卷看詳六百三十八卷七年五月淳熙

條法事類四百二十二卷十一月五年淳熙

月本所上隆興以來寬恤詔令三百卷而一路別

法已修者一千二百餘卷不預焉故例刪定官多

以選人為之往；未嘗通練古今明習法律經歷
州縣一切受成吏手書成抵牾言者論駁輒復更
定間有至局旬月未嘗筆削一字適遇進書亦得
改官者遂為宰執周成親故之地失當時建局命
官之意矣淳熙十五年夏林黃中以兵部侍郎兼

詳定官四月二十九日乙未未踰月即為上言古今之方
書有盡而生民之疾無窮必欲某里某人某方某
證而立為準式比其用之則齟齬而不合矣紹興
所修一司勅令多歷年所不曾頒降今之所修既
已斷絕亦無頒降之期縱使頒降而不免抵牾重
別申明則不若無書之為愈也望將已修江浙福
建湖南北路條法千二百卷免行供進令六部各
據所隸條件抄錄從本所用印以憑照用其京西
兩淮未了條法仍令日下刪修結絕捐不急之官
省無用之費不為無補上從之罷勅令所限一

萃古齋鈔本

月結局六月三日戊辰紹熙二年夏工部侍郎潘景瑋言

法令一書久不刪潤乃復置詳定勅令局差詳官

官一員刪官三員四月十三日庚寅差官五月六日癸丑

始立局名然未有所進也慶元二年春復置提舉司提

舉仍以編修勅令所為名二月六日丙辰遂移牒六曹大

理寺及三衙江浙近便州郡監司抄錄乾道五年

正月至慶元二年十二月終續降指揮得數萬事

參酌淳熙舊法五千八百條刪修為四百七十卷

送刑部審詳訖供納提舉官下三省合屬房分及

檢正都司審覆為書摠百七十二冊勅令格式及目錄各一百

二十二卷隨勅申明十二
卷者詳四百三十五冊
是已修之書次第修進如撮要總類之屬殆不一
名而篇秩浸繁矣

文鑑

文鑑者呂伯恭被旨所編也先是臨安書坊有所
謂聖宋文海者近歲江鈿所編 孝宗得之命本
府校正刻板時淳熙四年十一月也其七日士寅
周益公以學士輪當內直召對清華閣因奏陛下
命臨安府開文海有諸 上曰然益公曰此編去
取差謬殊無倫理今降旨刊刻事體則重怨難傳

萃古齋鈔本

後莫若委館閣官銓擇 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

上大以爲然曰卿可理會益公奏乞委館職

上曰待差一兩員後二日伯恭以秘書郎轉對

上遂令伯恭校證本府開雕其日甲辰也始趙丞

相以西府奏事 上問伯恭文采及爲人何如趙

公乃薦之故有是命伯恭言文海元係書坊一時

刊行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乞一就增損仍斷

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五日庚戌許

之後數日又命知臨安府趙磻老并本府教官二

員同伯恭校正二十日乙卯磻老言臣府事繁委

若往來秘書同共校正慮有妨廢本職兼策府書籍亦難^令教官攜出乞專令祖謙校正從之於是伯恭盡取秘府及士大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旁采傳記它書悉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為百五十二卷既而伯恭再遷著作即兼礼部郎官五年十二月十四夜得中風病六年春正月引疾求去十一日庚午有詔予郡伯恭固辭後十三日癸未上對輔臣因令王季海樞使問伯恭所編文海次第伯恭乃以書進二月四日壬辰上又諭輔臣曰祖謙編類文海採摭精詳可與除直秘閣又遺中

萃古齋鈔本

使李裕文宣諭賜銀帛三百匹兩時方嚴非有功不除職之令舍人陳叔進將駁之先以白趙丞相丞相諭令毋繳叔進不從七日乙未輔臣奏事上諭曰謂祖謙平日好名則有之今此編次文海採取精詳且如奏議之精有益治道於是批旨曰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文海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進不叔得已草制曰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爾編類文海用意甚深採取精詳有益治道寓直中秘酬寵良多爾當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誣用竭報焉人斯無議時益公為

禮部尚書兼學士其月中八日丙午得旨撰文海
序四月三日辛卯進呈乞賜名上問何以爲名
蓋公乞名皇朝文鑑上曰善時序既成將刻板
會有近臣密啟之所載臣僚奏議有詆及祖宗
政事者不可示後世乃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
去留凡數十篇然迄不果刻也張南軒時在江陵
移書晦翁曰伯恭好弊精神于閑文字中徒自損
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于後學徒使精
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此等文字亦非所
以承君德也今孝宗實錄書此事頗詳未知何

華古齋鈔本

人當筆其詞云初祖謙得旨校正蓋上意令校
讐差謬而已祖謙乃奏以爲去取未當欲乞一就
增損三省取旨許之甫數日上仍命礪老與臨
安教官二員同校正則上意猶如初也時祖謙
已誦言皆當去取其竇欲自爲一書非後如
上命議者不以爲可礪老及教官畏之不敢與共
事故辭不肯預而祖謙方自謂得計及書成前輩
名人之文蒐括殆盡有通經而不能文詞者亦以
表奏廁其間以自矜黨同伐異之功薦紳公論皆
疾之及推恩除直秘閣中書舍人陳騏徵還北再

下駭雖奉命然頗詆薄之祖謙不敢辨也故祖謙
之書上不復降出云史臣所謂通經而不能文
詞蓋指伊川也時侂冑方以道學為禁故詆伯恭
如此而牽聯及於伊川云然余謂伯恭既為詞臣
醜詆自當力遜職名今受之非也黃直卿亦以余
言為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五

萃古齋鈔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六

朝事一

臺諫給舍諫曾龍事始末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左武大夫龍大淵為樞密副
都承旨武翼郎曾覲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二
人上為建王時內知客也其年十月劉汝一度
除右諫議大夫汝一入對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
因秦潛即舊察宣召當有時蓋為二人出也後數
月汝一遂上奏劾大淵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
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

非凡皇闈宴昵之私宮嬪嬉笑之語宣言于外以
自夸嫖至引北人孫昭出入清禁為擊毬胡舞之
戲 上累聖德伏望

三月六日丁酉也是日凡兩奏七日戊戌汝一進
故事因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
用蓋不能以公義勝私欲耳及復數百言尤為切
至九日庚子詔大淵除知閣門事覲權知閣門事
並填見闕日下供職蓋汝一第一劄子中有云毋
使褻御干預樞筦故解大淵副都承旨也汝一言
臣欲抑之而陛下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臣

萃古齋鈔本

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之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
皆為欺罔何施顏面尚為諫官乞賜貶黜奏入不
報張真父震時為中書舍人繳其命至再十一日
壬寅真父除敷文閣待制知紹興府真父力辭且
言若苟惜爵祿以為榮而喪其名節之實在於公
議誠所不容望改除一在外宮觀不許胡周伯沂
時為殿中侍御史亦論二人市權招士望屏遠之
以防其微奏入不出十三日甲辰給舍金彥行安
節周子充必大再封還錄黃 彥行時為給事中子
充時為起居郎兼權
舍人 中書 大畧言二人功過能否臣等初不詳知但見

搢紳士民指目者多今論其職事則或捨劇而就
閑論班次則皆遷矣陛下即位以來凡臺諫所彈
奏雖兩府如葉義問大將如成閔欲罷則罷欲貶
則貶一付公論獨於二人乃為之遷就諱避殆非
舍己從人之義也况二人者攀附惟舊過此以往
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十
四日乙巳 上命二相陳魯公史魏公召給舍至
都堂宣示御札大畧謂安節等為人扇動議論群
起又謂在 太上時小事不敢如此于是彥行子
充皆退而待罪是日真父再奏引司馬公以言不

華古齋鈔本

行不拜樞密副使故事辭職就祠又不許十五日
丙午詔金安節周必大所請不允無罪可待而丞
相又遣宰掾以上 意諭子充若將調停者子充
貽書言為今之計莫若使二人者出奉外祠以息
公論然後必大自以私計為請求一宮觀仰以釋
聖上朋黨之疑下以息二人報復之怨此上策
也若不決去此輩必謂士大夫可以威脇而人主
信之愈堅任之愈篤禍發蕭牆毒流華戎矣惟相
公愈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而審處焉十
六日丁未降出二人繳章有旨給舍未知功過臺

諫止是防微罷劇就閑已允公議尚茲回徽可特
秦依內龍大淵已辭樞密副都丞旨職事今在假候
假滿日別與差遣曾覲仍舊帶御器械十八日
丁未張忠定自新除參知政事罷為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萬觀兼侍讀以病自請也鬼子西云張子
公入對欲與曾
龍決去就上問所從聞子公之聞之陸遊
游及復小人已得罪行遣矣子公謝云臣妄言不
實有罪而忠定家傳無此疑作家
傳時覲尚為使相其家未敢書也是日彥行子充
舟上奏乞竄責以明抑憲不允子充入謝上曰
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二十一日
庚戌汝一改權工部侍郎以所言過實也附傳
云爾真

華古齋鈔本

父又力辭職名且遺史丞相書云臺諫有言而不
行給舍受責而請罪震乃安美受職切取要藩况
越之為郡近在肘腋它特為所陰中重累聖知曷
若保全使得善去二十五日甲寅上批張震除
職已有成命累上辭免特從所請可與外祠從其
本意汝一亦辭新命二十六日乙卯除知建寧府
是日詔大淵覲依舊知閣門事二相召子充論
上意且云後省想亦無它子充曰前已及汗今復
申豈命敢但已格除日不下右相以聞越三日不
獲命二十八日戊午子充乃以母葬信州久欲迂

奉乞宮觀差遣詔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而二人之命亦寢俄王文忠除侍御史周伯乃求去五月十六日丙午罷為直顯謨閣奉祠八月五日癸亥安行除兵部侍郎解給事中二十五日癸未大淵自左武大夫宜州觀察使幹辦皇城司除知閣門事覲自武義大夫文州刺史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除權知閣門事依舊兼幹辦皇城司書行者中書錢舍人周材權給事中工部陳侍郎之淵也二年三月十四日己亥內批劉度罷建寧府給舍黃通老中馬德駿驥言度與郡且二歲矣今被旨

萃古齋鈔本

放罷人莫測其故必謂其以諫得罪又謂陛下不
忘人之過如此望賜審處 上批劉度黨附敢為
欺罔尚除大藩本出 意未為允當可依已降放
罷指揮二十三日戊申詔通老德駿同班進對
上問卿等已書行罷度文書否通老曰蒙陛下批
已書行矣 上曰甚喜前日卿等未知故未書行
然卿等在後省切不可觀望臺諫二人皆言臣等
各有本職不敢觀望通老奏度罷命雖已書行然
臺諫之言有未契聖心者若無它意更乞陛下色
容以來善言德駿奏諫官又與臺官不同諫官拾

遺補闕去就無名仰累聖德如今日罷度在聖意
固有自祈謂然度當時言事不一恐外人未必盡
察望陛下與宮祠以絕士論之疑 上曰既已罷
矣豈可復與宮祠後十三日通老為尹正言稽所
論罷禮部侍郎給事中 四月六日庚申 又十三日德駿亦
罷起居舍人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為直敷文閣
知遂寧府 四月十九日癸酉 方大淵初用事時宰輔臺諫
給舍一辭以為當去故 上意有朋黨之疑不三
年 上察其姦欺諸人相繼召用而大淵卒以斤
死可謂明也已矣故嘗論人臣事主患不能盡言

華古齋鈔本

苟能言之雖拂遂于當時必信用于異日雖無聞
于近効必有味于方來此類是也故詳誌其始末
以見興隆 主聖臣直之盛後有君子可以監觀
焉

孝宗黜曾龍本末

光宗黜姜特立附

乾道三年春知閣門事龍大淵曾覲並補外以參
知政事陳俊卿奏其罪也二人始以潛邸恩進隆
興初給舍周子充張真父臺諫劉汝一龔實之皆
以論列兩人去位張子公召為執政銳欲去之覺
其不可搖乃力辭老病不拜周元特為侍御史論

列至十五章亦不效陸務觀文士也為密院官屬
坐漏二人密語被逐林謙之劉復之以名儒薦對
頗及二人罪皆補縣自是無敢言者及陳應求執
政一日起居舍人洪景盧來見日聞鄭仲一當除
右史邁當迂西掖信乎應求曰不知也公何自得
之景盧以二人告明日應求至漏舍語葉魏二相
及同列蔣子礼曰外議久指此兩人漏泄省中語
而未得其實狀故前此言者雖多而不能入今幸
得此不可不以聞諸公皆以為然入奏事畢應求
獨進且以景盧語質於上前日臣不知平日此

萃古齋鈔本

等除日兩人竇與聞乎抑其密伺聖意而播之于
外以竊弄陛下威福之權也 上曰朕何嘗謀及
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為卿逐之應求
歸未及門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蓋上
之英哲無私如此漢唐所未見也 二月四日癸酉
龍大淵為江東副都總管建康府駐劄和州防禦使
使曾觀改淮西副都總管和州駐劄劄劄劄劄
浙東路駐劄明州觀改福建路駐劄福
州初七日奉旨並令內殿朝辭 景盧俄亦自右
史除正字而鄭仲一由樞掾進都司遂侍講席以
至侍從似亦有宿議也明日夏大淵死 六月十二日致日
觀時為福建副總管 上憐觀欲還之劉共父同

知樞密院事奏曰此曹奴隸耳憐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政事進退人材則臣懼非所以增光聖德整飭朝綱也上納其言為止不召既而覲官滿當代應求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曰覲竟似不欲為此官應求曰外間藉口以謂覲必復來願陛下且捐私恩以伸公議察官李平子劉少度聞其事共勸副端徐彥才論之疏入不報舍人汪養源在省中揚言云詞頭不必徵時養源已引疾求去乃除次對奉祠

乾道五年七月乙丑

覲之代歸也道過

萃古齋鈔本

衢州守臣劉賓之遣人諭以入城決不相見覲乃取道城外太學錄魏元履聞覲且來亟上封事以諫又見應求切責之應求亦不堪乃因其告歸罷為台州州學教授待六年闕覲時至龍山已久伺候元履之去然後入國門焉有者坐秦黨失右史已久自福唐隨覲至行在遂以為起居郎

西日記云耳

子西時為兵部郎官徐左史在七月丁卯

於是虞并父自蜀還

朝為樞密使上眷之厚并父乃與應求面奏覲不可留上曰然留必累朕後旬日竟除覲浙東副總管明州駐劄

七月丁卯

又月餘

上復以墨詔

進覲一官為觀察使舍人胡長文徵還詞頭以為
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應求亦持不可上未聽
應求曰不爾亦須有名乃遣介汪仲嘉賀金主正

旦即報五年十月十日比還進一官六年二月二日而

竟申浙東之命又戒閣門吏趣覲朝辭四月十三日

朝日會覲覲快而去明年夏應求罷知福州其十

月覲以京祠召舍人趙溫叔留黃見并父謀其可

否并父曰此舍人職也溫叔卒行之實錄六年十月

對進明年春立皇太子覲又似伴讀之勞特遷承宣

使權舍人黃立乘引故事徵黃乞移鎮會溫叔使

華古齋鈔本

北還行之溫叔見上自訴曰臣不行詞則獲譴

行詞則得罪請議上諭以衆皆轉行而覲獨否

為有頗焉溫叔承命而退張南軒時為左司員外

郎兼侍講在殿廷語同列曰溫叔若入文字爭辨

庶幾可回若只面奏決無可回之理既而果如所

料右司韓彥古又以言間之於是溫叔與南軒始

有隙又明年夏覲介姚令則賀戎主尊號而歸遂

除節度使以至保傳矣其餘少保也周子充當直

議者疑其不肯草制及制出首云八統馭民敬故

在尊賢之上士大夫頗惜之也及紹熙初姜譙得

幸留仲至為右揆適亞參尚闕特立忽見仲至曰
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張二尚書中
擇一人執政二尚書孰先明日仲至奏之
上大怒遂特立外祠而葉尋為劉德修所劾除職補外
二事絕相類故併記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六

萃古齋鈔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七

朝事二

淳熙改元本用純字

乾道癸巳歲冬至日 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
為純熙既宣制矣後六日甲辰中書門下省言若
合淳化雍熙言之當用淳熙字庶幾仰體 主上
取法 祖宗之意從之是時先人在虞雍公宣威
幕府赦制初下眾未有言先人虞雍公曰以周頌
考之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豈今
日所當用宜密以奏雍公從之奏未達聞而朝廷

已更之矣

壽皇命從官議擇監司郡守

淳熙初 孝宗嘗賜侍從官手詔曰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能才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歎二者當如何卿等可議定未上趙溫叔為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與同列上議請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其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庶幾資格稍寬人法並用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昇祿或優以參議通判

萃古齋鈔本

尚何淹滯之歎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識擢以自助者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有關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有請託容私仍望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詔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堪任何等監司

帥府大小州郡差遣聽上下半年奏舉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初進呈上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託即長奔競之風龔實之等奏天下事未有無弊雖三代良法久亦不免弊今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上一曰若令雜舉則須衆論僉允庶幾近公况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足以見朕於人材博采遴選如此非苟然也遂降是命三年四月戊寅降旨然自溫叔為侍從以至秉政前後六年亦卒不能行其言云

史文惠以直諫去位

萃古齋鈔本

隆興初龍大淵除樞密都承旨劉汝一為諫長累疏論其漏禁中語上不樂汝一以此罷諫議大夫又罷工部侍郎又罷建寧府又罷祠而史丞相適以與張魏公和戰之議不同力請免相然當時之論以為避大淵權勢而去也故王元龜繼為諫長為上言史浩以龍大淵避權引去大淵之勢遂昂蓋史公為相纔百餘日耳汝一之罷建寧也實自內批出給舍黃通走馬德駿封還錄黃上大怒再批劉度黨附欺罔可依已降放罷指揮施行時二年春矣後二十餘日通走亦坐駿修吉寺

賜田指揮放罷自是史公不召者凡十三年及淳熙再相適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城中騷動號呼滿道被掠者多斬指以示不可用軍人恬衆因奪民財史公聞之即飛奏釋所捕而執軍民之謹叟者送詔獄上聞有旨日下任招降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為寧武軍承宣使而命抃暫權殿前司公事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乙卯也獄既上有旨皆從軍法施行時十一月七日丙寅矣史公見上曰此未得其平當

萃古齋鈔本

原其情而別其輕重上曰如之何則可史公曰諸軍掠人奪貨以至於闕則始釁者軍人也固當以軍法從事若市人陸慶童特與之抗鬪耳可同罰乎且民有常刑惡可律以軍法哉必不得已流之可也上大怒不可史公曰陛下惟懼軍人怨咨故欲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其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愈怒曰然則比朕於秦二世也執政皆失色流汗史公復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惟秦時為然上拂袖而起趙溫叔為參知政事

退奏疏曰招軍一事區處獨斷輕重緩急無不得
宜推此以往恢復不足辨也臣不勝心誠悅服之
至然適聞聖諭推軍人之最重者明正典刑固當
如此然不知以何者為重乎若以拖拽為重則彼
曰本為國家招軍也必將有詞臣聞昨有軍人入
保正家傷人掠財縱火焚薪又逼亂其婦女宜推
其尤者肆之市朝則以劫掠得罪誰敢不服至于
百姓之凌踐軍人者亦不可不兼行為政不可偏
適聞聖諭詳矣奏入 上甚悅乃詔陸慶童本非
彼拖拽人輒用柴捧助謝六三毆打軍人扇鼓百

華古齋鈔本

姓陸慶童與軍人秦忠楊忠並令大理寺依軍法
施行其餘作鬧軍人令殿前司斟酌輕重從軍制
施行見禁百姓並日下踈放謝六三令臨安府從
杖罪斷遣王友直再降宜州觀察使信州居住先
是史公以衰病丐免且面薦溫叔自代 上慰留
之時六月二十四日也九月史公復請俟過會慶
節去位是月十九日也 上留溫叔面諭之已呼
溫叔為丞相矣

比陸慶童斷旨下乃上章稱疾求罷八日丁卯以
後洋街趙密故第賜史公是日神勇軍統制官孫

安祖策選鋒權統制官牛遇馬軍統領官常丙以下至正副準備將三十一人追停降罷有差而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璠老以失于彈壓又不能收捕首先聚衆作鬧之人亦放罷後三日送饒州居住史公既押入不敢視印溫叔偕執政王季海錢師魏就其閣見之史公逡巡不肯居主位溫叔乃入奏乞遣中使到堂宣諭史公視事史公堅求去十五日甲戌拜少傅節度使後以京祠兼侍讀後三日溫叔乃越次拜右相云

葉正則論林黃中襲馬道學之目以廢正人

華古齋鈔本

淳熙十五年六月丙子三省進呈兵部侍郎林栗奏臣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降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乃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伏赴部供職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緣長貳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鑄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偏詣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去失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

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餘緒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絕也蓋熹邀索高價妄意要律傲睨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偽有不可掩者陛下愛惜名器久次當迂卽官者只令兼權其視卽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卽官本係太宗正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于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竊惟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

萃古齋鈔本

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指揮並且停罷先是朱文公既除兵部卽官以脚疾發動申尚書省乞假候痊安日供職故林有是効及進呈上謂其過當而大臣畏林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辨之大略以爲考衆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于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寔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創爲道學之日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

之殆如喫菜事魔景跡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
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衆爲侍從就其寡淺無
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孚信於下而更襲陳賈鄭
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
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實德口橫生善
良受禍無所不有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
罔于既形推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
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於是胡侍御晉臣乃劾林
罷之林爲人清介而性褊忿乾道中爲太常少卿
六年正月五日以此使來賀正且當宴紫宸殿會

華古齋鈔本

左相陳正獻公之從兄爲浮屠者死前一日計至
陳公狀申尚書省乞依條式假又入劄子乞免赴
大宴御筆批依從而右相虞雍公爲陳公言先太
師之喪僧尼尊以浮屠氏之教絕服矣今反爲之
服又欲廢朝廷大朝會之禮其可乎若情有所不
免只可於私家易服致祭不作歌樂少間不免奏
取聖裁及進呈畢虞公具奏上乃諭陳公令赴
宴而林與陳公有連不以爲是宴罷之夕遂以書
責陳公失禮陳公即引疾在告上奏待罪虞公亦
上奏劾林說正沽名乞明寘典刑以爲不靖者之

戒乃除直寶文閣知湖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七

萃古齋鈔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八

朝事三

開禧去凶和戎日記

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甲戌御筆韓侂胄久任國柄粗整勤勞但輕信妄為輒啟兵端使南北生靈狂罹凶害今敵勢叵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先是虜人既有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請侂胄怒復欲用兵中外大懼禮部史侍郎彌遠時兼資

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指乃以告錢參政象祖李參政壁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冑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參政欲奏審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參政亦言恐遲留或泄乃己三日己亥侂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呼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冑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槍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宰執至漏舍震報侂

華古齋鈔本

冑已押出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二參政赴延和奏事遂以竄殛侂冑事牒報對境又令殿前司遣數隊五百人赴省前彈壓上欲擢史侍郎樞院固辭乃命錢參政兼知樞密院事李參政兼同知樞密院事是日禮部衛尚書涇除御史中丞吏部雷侍郎孝友除給事中王著作居安除左司諫晚召章直院良能鎖學士院四日丙子侂冑自強並罷為醴泉觀使李參政進呈改自強提舉洞霄宮時進在外無充觀使者五月丁丑三省以咨目徧遺二宣撫二制置十都

統告以上意殿司三將各進五官賜銀百兩士
卒官賞有差親隨三十四人各兩資錢四十千而
官兵三百人各一資錢二十千
震再遷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是日始責
侂胄為和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
州居住蘇師旦杖脊刺配吉陽軍行衛中丞章疏
也雷給事封還錄黃六日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
府安置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
住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自強送韶
州並安置行王司諫章疏也七日己卯史侍郎除
禮部尚書中丞給事又論師旦當正典刑詔處斬

萃古齋鈔本

令廣東憲臣蒞其刑是日臨安府申侂胄已行自
故詔本府收殮瘞於其家先塋之顯親報慈寺九
日辛巳丘同知自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除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十五日丁亥李參政罷
初命除職與郡後二日復降兩官送撫州居住行
殿中侍御史章疏也是日衛中丞除僉書樞密院
已十六日戊子立榮王為皇太子十二月二日乙
事丘資政為淮淮制置大使十日癸丑金人陷隋
州二十日辛酉錢參政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二十
一日壬戌衛簽樞雷給事並參知政事新除吏部

林尚書大中僉書樞密院事二十二日甲子楊太尉次山除使相賜玉帶二十三日乙丑史尚書除同知樞密院嘉定元年正月十二日壬午監登聞檢院王柟自河南通書回持北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十五日乙酉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七日臺諫已有請詔荅從重施行後四日再請御筆以未欲輕荅之十六日丙戌臺諫三請御筆付三省樞密院詳議將上二十二日壬辰史同知遷知樞密院事三月四日癸酉承事郎毛自知降充殿試第五甲仍奪第一人恩例以首論用兵

辛古齋鈔本

也十九日戊子復秦檜官爵贈謚二十日己丑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二十一日庚寅詔侍從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間奏蓋柟與虜酋議以函首易淮陝侵地故也於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侍此而決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二十二日辛卯有旨依奏二十三日壬辰降黃榜下臨安府兩淮荆襄四川曉諭二十四日癸巳宰執咨日諭諸路安撫制置等以函首事二十六日乙未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二十八日丁酉通謝使謝左史奕

朝辭四月十八日丁巳自強青詞過門下倪給事
思不書黃十九日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
雷州安置籍沒家財六月二日庚午金人歸大散
關三日辛未歸隔芽關又歸濠州五日癸酉陳自
強卒于廣州詔許歸葬七日乙亥衛參政罷行御
史中丞章䟽也十六日甲申林僉樞薨于位二十
四日辛卯史知院兼參知政事七月十六日癸丑
淮大使丘資政除同知樞密院事十七日甲寅通
謝使回入國門八月四日辛未丘同知薨于江淮
之里第十四日辛巳禮部婁尚書機除同知樞密

萃古齋鈔本

院事吏樓尚書鑰除簽書樞密院事九月二日己
亥金國諭成使元顏侃等入見二十二日己未詔
以和議成諭天下十月十日丙子錢右相遷五官
為特進左丞相史知院拜右丞相雷參政迂知樞
密事兼知政事婁同知遷參知政事樓簽樞遷同
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二十二日戊午史右相以內
難免二十七日己亥用皇太子請賜第行在十二
月丙寅朔錢左相為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行監
察御史章䟽也凡誅侂冑和戎二事所關甚大而
廟謨雄斷四方有不得知今姑識其日月

侂胄首將入偽境彼中臺諫交章言侂胄之
忠於本國乃詔謚為忠謬候以禮祔葬其祖
魏公塋側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八

萃古齋鈔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九

時事一

史文惠以論儲副受知

史文惠初為學官以論儲副事受知高皇遂諭
大臣令除館職且曰此乃是第一人才也後四日
又兼二王府教授及阜陵封建王文惠為王草
乞扈從視師奏疏語在阜陵從統事高宗問
知其奏出於史公語大臣曰此真王府官矣未幾
阜陵受禪文惠自宗正少卿不半年而拜相蓋
本朝所未有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史文惠自宗正少卿再
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為相相四閱月而罷洪
文惠自太常少卿九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相
相三閱月而罷魏文節自宗正少卿期年而執政
又九閱月而相相未一年而罷推史公以師傅之
舊去十四年而再相相八閱月而罷洪魏二公皆
一補郡而退景伯閑居鄱陽凡十六年南夫閑居
四明凡十二年不復再召矣

張虞二丞相賜謚本末

萃古齋鈔本

阜陵初受禪首任張魏公以徑略中原禮貌之隆
羣公莫及嘗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又親書其生
神而祀之禁中每有所疑必先詣欽夫示不敢面
詰其尊禮如此及符離師潰上眷頓衰免相而
歸薨於餘干卹典無加贈謚不講後四年公之門
人陳應求入相明年其二月乃白贈公太師賜謚
初議忠正既而以不可為稱乃謚忠獻焉其年虞
雍公入相始以恢復自任上厚眷之獨相且二年
乃乞撫西師為入關之計上親作詩送之恩禮
尤盛虞公抵漢中未踰年而沒上以屢趣師期

而不應甚御之以宣撫使飾終之典一切不用後
四年門人趙溫叔入相數為上言虞某有志恢
復不幸死不及事嘗為臣言吾老矣功名當以相
付子其勉之會上幸白石閱軍溫叔因奏昨日
大閱十萬之軍一少壯上曰前此虞相行揀
汰之法今乃見成效只如采石一事亦自奇絕明
年夏四月溫叔因奏事從容言允文薨已久未有
以易其名者推陛下哀矜之上沉思良久曰丞
相雖允文所薦後未嘗朕自擢用溫叔曰臣東蜀
一布衣未十年而待罪宰相非陛下親擢安得至

華古齋鈔本

趙子孫曰蘇文臣何由見陛下上曰卿可謂不
背本矣今欲何如可具以進溫叔退而擬入曰虞
允文采石之功未經顯賞久在相位實著勛勞可
特贈太師賜謚忠肅上以筆抹去久在相位實
著勛勞八字又改云虞允文舊于采石有勞未曾
旌錄并易太師為太傅行下上嘗謂大臣朝廷
降指揮如士人作文須字字鍛煉乃可故前後批
降多徑筆削云

趙溫叔探願虜情

乾道庚寅之冬十月金國主遣金吾衛上將軍兵

部尚書即律子敬來賀會慶節起居舍人趙雄假翰林學士充館伴使丁卯引見戊辰上壽庚午賜宴癸酉入辭乙亥發行在溫叔與子敬並馬自驛中同行子敬望吳山云好一帶山溫叔云聞燕京萬歲山極佳不減南京否謂東京子敬云與南京一般溫叔云萬歲山乃天生基址或但人力所致耶子敬云皆人作也溫叔云聞燕京宮苑壯麗乎子敬極壯麗溫叔曰周回有幾里子敬云只宮室自有二十餘里見在逐時亦常修造溫叔云盛哉子敬內翰異時來奉使可以恣看溫叔云甚願

萃古齋鈔本

再相見又云北邊此時想極寒子敬云寒甚不可忍溫叔此時正宜畋獵子敬云北邊此時正是畋獵時節溫叔云大金皇帝亦嘗出獵否子敬云一年兩三度出獵溫叔云一度出獵用得幾日子敬云徃亦須自日或二十日一月不定溫叔云頗聞北邊多名鷹獵狗子敬云此間有否溫叔云此有然亦難得極好者子敬云北邊亦自難得好者好者只是禁中有之溫叔又云大金皇帝有幾箇皇子子敬云嚙多有七箇溫叔云聞說越王甚英武子敬云嚙勇猛可畏溫叔云越王是長否

子敬云是：子敬又云昨日押筵鄭樞密是簽書樞密院否溫叔云是也子敬云此間樞密使至簽書樞密院是文官仍復是武官溫叔云舊制文武官通除子敬云本朝則專用武臣溫叔云大金宰相今何姓子敬云兩人皆姓黑石烈溫叔云又有尚書令者行宰相事否子敬云在宰相之上溫叔云今大金尚書令何姓子敬云姓李溫叔云聞是貴戚子敬云是外戚溫叔云今年幾何子敬云六十餘溫叔云黑石烈宰相年幾何子敬云年甚少一員五十餘一員四十餘子敬云內翰貴卿只在

萃古齋鈔本

此間否溫叔答云在川中子敬云燠遠溫叔云亦不過數千里子敬云從襄陽路來否溫叔云是也子敬云川中聞說民間燠富溫叔云有富者有貧者溫叔云尚書仙鄉子敬云在北京舊日大遼所謂中京者溫叔云去燕京遠近子敬云二千餘里直隸北邊溫叔云去黃龍府遠近子敬云甚近總五六百里溫叔云見說大金皇帝每歲避暑常巡幸雲中雲中是何處子敬云是西京溫叔云西京北京宮苑亦皆壯麗否子敬云皆不減南京見今諸處亦不住修蓋本嚴法嚴修蓋減裂有司得重

罪舊例館客者寒暄之外勞問而已至溫叔始探
願虜中事宜以奏 上甚喜之

傅安道不見曾覲

傅自得安道忠肅公察之子也以父死事得官嘗
應博宏科已上復下紹興末年秦丞相死凡告訐
者皆抵罪而安道為仇人所攻坐嘗體究趙表之
事除名融州安置 孝宗立陳文恭正獻二公連
辨其枉入為尚書郎乾道九年春除直秘閣福建
路轉運副使安道喜吏事工文章而性浚高簡其
任于閩中也曾覲為副總管內交甚至安道時其

華古齋鈔本

止也而往報之及為郎而覲以節鉞奉內祠安道
不見也將使閩部會其部之武憲召歸安道往謁
之延諸便室則覲及從官數人先在焉時方置酒
安道引一卮辭腹疾而退于是學士承旨王日嚴
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覲大不樂淳熙初
上記其才召使守臨安既而中止伯壽成其子也

孝宗趣虞丞相出師恢復

虞丞相再為宣威 上用李伯紀故事御正衙親
酌卮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
寵始期以某日會于河南既而 上密詔趣師期

虞公言軍須未備 上浸不樂又明年 上遣二
介持御札賜之戒以面付介至而虞公薨數日矣
其屬官湯朝美告虞公之子公亮欲啟之其子不
敢遂已莫知何所言也公亮字祖子以父任為奉
議郎直秘閣終身不出仕

孝宗獎鄭自明魏元履

淳熙初 上用湯朝美之議詔宰執侍從補外非
有功不除職名三年夏朝美既斥鄭自明以學官
對轉論宰執侍從不當尚功 上曰朕但欲激令
趨事功耳自明日近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安得有

華古齋鈔本

功可論 上曰亦豈無見者自明曰若爾臣恐自

此生事欺罔結託之人却會得陛下職名 上默

然三年五月癸酉自朝美之說行近臣無敢請外者其後

竟不能行但於除職時批旨畧叙其勞能如陞改
舉詞之類淳熙末卒去之自明名鑑三山人早有
殺二年秋舍選高第陳應求以其子妻之解褐為
國子正明年入對 上謂大臣曰鑑議論甚切直
觀其所言似出于肝膽非矯偽為之因看鑑劄子
頗思魏揆之卿等知鑑為人如何大臣因將順上
旨 上曰且與召試館職及對策其間言比有任

宮觀人輒入國門未嘗朝見徑得州而去者有犯
賊人初復官即得帥幕者 上覽之以語輔臣遂
各鑄罷 上因問鑑議論甚切直當除何官龔實
之曰故事學官召試多除正字 上曰鑑策中所
言或是或非大抵剴切不易得朕喜其盡言更不
復問今可除校書郎賞其盡言其年七月也四年
春遷著作佐郎五年春兼國史院編修官其夏遷
著作郎秋出知台州自明在班行號敢言然竟以
是不能久居中而出及除天台未上偶散步于所
居之門忽臣木仆馬壓而死大夫甚傷悼之

華古齋鈔本

晦庵先生非素隱

晦庵先生非素隱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紹
興己卯之秋 高宗聞其賢已有命召蓋陳魯公
初執政引之也時同召者四人韓無咎尚書為建
安宰得旨俟終更乃入而先生與徐敦立呂仁甫
皆當即赴何司諫溥乃言徐呂皆部使者宜令滿
任意實欲以見沮先生因援三人例乞俟嶽祠滿
日赴行在會劉忠肅新除御史籍溪胡先生赴秘
書省正字先生以詩奇之日先生去上芸香閣老
新裁易角冠

忠肅嘗兼權
中書僉人

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

夙月要人看又曰甕牖前頭作翠屏晚來相對靜
儀形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時三十
年五月矣五峰胡先生初未識先生聞之和其詩
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
洗太靈一洗塵埃山便好五峯又語其舉者南軒
張先生曰觀此章知其能有進特其言有體而無
用故為是詩以箴警之然先生則未之見也孝
宗復召一辭而至先生之欲得君以行其道意可
見矣及對垂拱殿首論講學復讐二事又論諫爭
之塗尚壅倭倖之勢方張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是

華古齋鈔本

時湯丞相方大唱和議深不樂之除武學博士待
次癸未秋也乾道乙酉促就次既至而洪丞相力
主和議與所論不合復請獄祠而歸丁亥之冬陳
魏公行丞相事劉忠肅在樞府乃奏除樞密院編
修官待次五年魏公獨相促就職者三將行矣而
聞魏元履以論曾覲事去國先生遂止未幾丁內
難六年冬胡忠簡在徑筵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
召先生終不起七年冬虞雍公當國復召先生以
素論不同力辭者四九年春梁鄭公獨相復申前
命先生又辭鄭公進呈因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

褒錄執政俱稱之或奏曰熹學問誅博但泥於所
守差少通耳

此時曾欽道參政事張說為樞長沈
得之鄭仲一僉樞未知或若何人也

上曰士大夫讀書當通曉世務然熹安貧樂道恬
退可嘉可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其年五
月也先生又四辭迄淳熙元年六月而後受二年
夏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上諭欲獎用庶退
以勵風俗莊敏以先生名進上日記得其人屢
辭官此人所共知今可與除一官於是除秘書郎
其年六月戊申也先生復再辭且遺莊敏手書其
言專及一時權倖書未達而群小已先乘間譏毀

萃古齋鈔本

矣俄內批付莊敏以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翌日

莊敏論奏再三上默然由是先生迄不拜命五

年春史魏公復相首務進賢以先生屢召不赴也

必欲起之始議除中都官趙衛公時為參知政事

謂史公言不若姑以外郡處之待之出于至誠彼

自無詞然其出必多言姑安以待之可也乃除知

南康軍見次史公必欲先生之出又降旨不許辭

免便道之官俟終更入奏事仍命南康趣遣迓吏

史公既勉先生以君臣之義又俾館職呂伯恭作

書勸之先生再辭不許乃上是時年四十有九

矣七年夏先生應詔上封事 上未察甚怒曰是
以我為亡也趙丞相詭辭救解 上從之始 上
素疾虛名之士惡言清濁流本非為先生也而小
人因是為讒 上每與大臣言之輒動容變色丞
相因從容言於 上曰欺世盜名陛下惡之是也
雖然 上疾之愈甚則下譽之愈眾以天子之貴
而切：焉及與^之角若惟恐不能勝者無乃適所以
高之乎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
否自露繆偽自棄虛名敗矣何必仰勞聖慮若擯
而不用則徒令以不遇藉口耳 上以為然八月

萃古齋鈔本

夏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待四年闕
趙丞相之口辯能回人主多此類也未行以揀荒
功例再加直秘閣浙東大饑移使浙東辭職名不
許請奏事許之十月庚午對延和殿復論近習權
勢日重致陛下德業日紀綱日隳言極苦切 上
不以為忤也會先生劾台守不法王丞相庇之章
十上始罷去而除先生江西提刑又易江東又例
以救荒功升直徽猷閣江西乃填台守之闕江東
則墳墓在焉時九年秋矣先生連引嫌求免未報
吏部尚書丙與台守善首以道學詆先生監察陳

御史賈因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其名而濟其偽願考察其人擯斥勿用蓋阿附時宰意專指先生也先有旨以先生累乞奉祠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時十年春矣十四年復除江西提刑待次先生辭不許十五年夏王丞相罷周益公獨相趣先生入奏事先生見上力陳天理人慾之辨因論便嬖側媚之徒深被腹心之寄柔邪庸繆之輩久竊廊廟之權皆天理未純人慾未盡之故上忻納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時六月壬申也翌日

華古齋鈔本

癸酉除兵部郎官先生方以足疾辭而省吏以印至先生不受適本部林侍郎栗前數人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慚甚從是因劾先生欺慢且言先生竊程張之緒餘為浮誕之宗主謂之道學治世所當禁絕乞賜停罷先生聞之亦丐免丙子進呈上曰林栗似過當益公曰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亦見其跛曳乃令依舊職名江西提刑仍令吏部將改官後不曾磨勘日月一併給還時距大禮總數十日上欲先生遷朝即以祿其子也博士葉正則聞之首上疏與林辨胡文靖時

為侍御即史因論林執拗不通喜同好異無事而
指學者為黨此最人之所惡聞者乃絀林知泉州
其年七月己未也先生亦再辭新命八月甲子朔
詔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俄再召入
再辭十五年十二月壬午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
殿說書蓋上禫意已決欲留以遺嗣君也先生
未聞命時已上封事言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
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而首之
以天下之大本在人主之心蓋自上躬以至于
儲嗣宰輔守令將帥宦官宮妾凡所當言無不傾

舉古齋鈔本

盡自敵已下受之有不能堪者 孝宗曾不愠也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除秘閣修撰復奉祠先生再
辭職名 光宗褒許除知漳州亦再辭而後受期
年以子喪求去復除修撰奉祠未數月除湖南轉
運副使三年除知靖江府皆不赴四年趙忠定在
樞府復除知潭州再辭不許五年春始之鎮 上
即位之翌日以其官召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又
三辭不許則乞以修撰充說書 上親劄不許然
其在講筵亦纔五十日也既罷之二日除寶文閣
侍制知江陵府辭至再仍舊職提舉南京鴻慶宮

先生以廟議不合乞追還侍制者再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又以擅議山陵乞免帶舊職者一詔答以無罪可待從又乞致仕者再詔答以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皆不許最後言昨者職名止是暫受權帶以爲入侍之階申省之詞極爲詳備今已罷講官不當復帶侍從職名朝廷不能奪許免侍制仍舊秘閣修撰宮觀慶元元年十二月丙子中書傳舍人伯壽行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僞等語既而先生又申乞討論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等事併行改正監察沈御

萃古齋鈔本

史繼祖遂劾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十罪二年十二月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引年告老許之六年三月甲子先生歿于考亭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嘉定元年賜謚曰文從又贈寶文閣直學士先生沒十餘年行狀未有屬筆者若其嘉言善行則海隅出日人士蓋已戶知之今特取史官所書諸家所記先生難進易退之大節會粹于此後有學者因得以求先生之志焉

孫嵩老樊允南恬退

孫松壽字嵩老即縣人力學登紹興五年進士第
歷官州縣至乾道初猶未改秩剛方廉潔不求人
知環堵蕭然衣食僅給澹如也居官決事多用經
術嘗守漢嘉甚有惠受淳熙三年除利州路轉運
判官嵩老時年六十六即引疾乞致仕朝廷不許
嵩老與江原樊漢廣允南善允南嘗知青神縣寬
大長者兼有能名乾道九年除知雅州候吏及門
即日掛冠不起時年總五十六也范致能入蜀引
上皇慶壽赦並薦于朝有旨召赴行在允南仍
洛致仕二人固辭不起蜀人高之何耕道夫所為

萃古齋鈔本

賦賢哉二大夫詩者是也趙溫叔時在樞府因為
上言嵩老之賢四年五月詔特轉一官賜三品
服依舊官觀嵩老後告老許之允南尋卒趙子直
入蜀後奏嵩老掛冠勇退幾二十年内行素飭終
始不渝乞賜褒表以厲風俗詔除直秘閣紹興二
年二月庚寅也嵩老素清約晚而彌壯然亦喜從
釋氏游日拜佛以百數未嘗少勑年九十餘乃卒
蜀人號為牧齋先生李廔仲信其子婿也

史文惠薦十五士

史文惠自徑筵將歸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

人有旨並令赴都堂審察與內外陞擢差遣皆一

時選也所薦乃薛象先勤縣楊敬叔新昭興陸子

靜新崇安簿石應之新無為軍教授陳益之新寧國府教授葉正則新鄂

州推官袁和叔新江陰尉趙靜之添差常州通判張子智前撫州

後皆擢用之其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

趙善譽察州風采

蜀中潼遂二郡例以執政侍從要官為守由是禮
節與部使者鈞淳熙末徐察院詡以朝議大夫直
徽猷閣守遂寧詡浦城人號徐鐵面踐揚雖久乃
之廉殺部使者以其嘗為御史憚之會趙善譽自

華古齋鈔本

大理寺丞出為小漕初入境過遂寧徐攜具出城

迎勞典謁吏自當下馬善譽不從抑使循廊如列

郡之禮徐大慚沮郡人聞之爭投牒訟其過趙劾

諸朝王丞相與徐厚格其章趙聞之復以章徑聞

且叙前章不達之故上問大臣李海曰善譽年

少察州風采方振詡老成前輩不能曲意奉承是

以有此臣等方議所以處之未敢遽奏非有他也

上曰然則當柰何李海曰監司舉按故當少避

之欲移詡南方一郡上曰善遂移知泉州溫陵

大藩與浦城接壤富厚甲于東南寔遷之也往歲

朱晦庵在浙南劾台守唐仲友與正章數上王相
即徙與正江西提刑正與此類

丁未成都火

淳熙丁未夏五月成都大火所燔七八千家府有
棊盤市俗言孔明八陣營也居民櫛比一燎無遺
時趙子直為帥守盡出公錢貸民而予其貧者未
數自錦江而北繩引棊布巷陌一新洞達踈明無
復向來之舊矣火之始作也子直奏所焚千八百
家時章德茂為吏部侍郎言於上曰蜀人有以
書抵朝士者云火作自集所至某所延燒幾萬家

華古齋鈔本

災亦甚矣事出不測於政何傷忠實如汝愚不盡
數以聞何也 上乃命子直將的實被火人戶數
目賑濟錢米開具以聞先是府城之東有千金堰
溉民田十七萬畝編竹籠石歲事修築役十一萬
六千餘夫率用民錢二萬三千緡有奇米三千斛
士人李良仲時知叙州論其勞費欲易以石子直
以為然乃議官出錢十萬緡米三萬石以給其役
而俾民分五歲輸之或謂作堤捍水水決潰堤則
十萬緡皆為虛費矣前人之智非不及此也子直
銳為之會上以旱故避殿減膳命侍從臺諫兩

省卿監郎官館職陳闕政

十月七日
丙午

萬元亨為司農

少卿應詔上言成都之火於守臣何害聞蜀帥乃欲撤百年之堰以溢一己之規模民情易搖當以靜治好作為者可得而恃哉當以厚化善惡大明則無所指矣輔臣奏事次上出文字一紙示之乃錄元亨封事中所云也上又曰章森說成都火災甚大又曰事出偶爾於政何傷凡文字意要相應不當如此乃命子直審度經久利便及其因依費用錢物聞奏於是詔下十日矣後五日陳子榮大諫入對併論二事以謂汝愚所奏與臣僚所

華古齋鈔本

論延燒數目大段不侔汝愚於先後之間必不敢自為異同假使巧為之辭以塞詔旨則又重有欺罔之罪而况撤堰築堤之役既出汝愚亦必妄以典刑為言孰肯究思後害以自阻其說也二者使其自行開具士論不敢以為然望詔本路監司從實体究以聞被火之家則必取見的實築堤之役則必指陳利害盡公體國毋得徇情庶幾遠方事幾無所壅蔽子榮素不樂善類者故因事攻之上方眷子直然重違子榮翊日有旨令本路監司同趙汝愚送實開具聞奏

七月二十一日
辛酉

是時梁卿摠為

小漕吳卿宗旦提點刑獄吳趙與余皆世舊也他
日余偶過吳卿所治密以奏意問之吳卿曰火事
未免為之回互第云所燔主戶近二千而僦居之
家則以萬計易堰為堤乃李宗丞建議劉秘書從
而和之決不可耳劉德修時為
添差參議官子直聞之殊不憚
奏上會子榮以憂去是年
九月事已遂子直因力求去
上自塘遞封還奏牘批其尾云遺火遺堰事朕
已察其浮言卿宜安職以寬顧憂時張德象守漢
嘉為政苛急宜之與之連姻會德象除轉運判官
子直奏其罪坐鑄免宜之以不按刺併罷十五年
十月十日

華古齋鈔本

日及子直得政元亨年六十餘即告老遂守本官
致仕未幾子直得罪宜之自龍舒召為右史再遷
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德象自祠官中起為監察御
史累遷吏部尚書元亨以何自然之言起為江東
副漕召還為工部侍郎蓋自有成都以來未嘗有
此次也子直在蜀中有威風知大體然事貴直近
柴與之作子直行狀其言火事頗抵牾失實故備
著本末俾後有攷云

與之行狀云兩司迫於臺臣
夙旨各躬履衢陌視之迄如

公奏蓋二司回互云爾非其實也行狀又云
日近歲沙坑夫半日僅焚二百餘家僮成却焚萬
餘戶非三四晝夜不可此必王涯所為汝愚近嘗
言其受老馬事也以史攷之此年六月十二日寶

蓮山火非漾沙坑又臣僚上言有云延燒雖未得
實教姑無慮五七百家則却城之火亦不止二百
家矣况所謂延燒萬家乃章德茂封事德茂漢州
人宜得其實何待王奕澤之言也私家文字難擄
大抵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九

萃古齋鈔本

